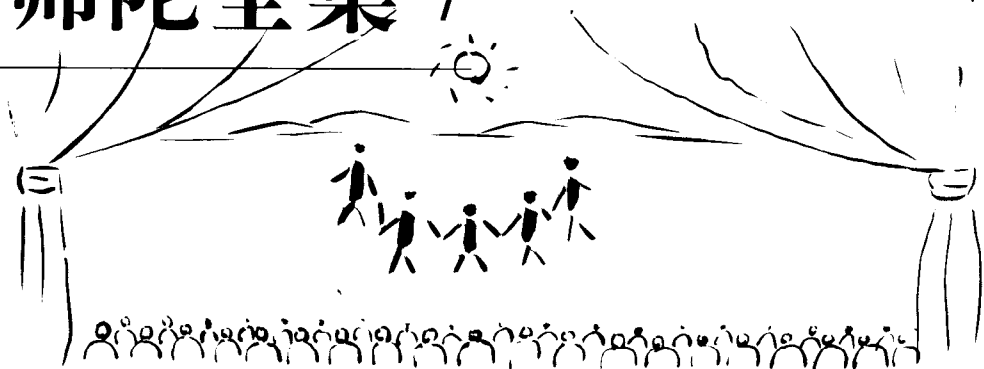


戏剧
电影剧本

大马戏团
夜店
伐竹记
西门豹
列御寇
历史无情
洋场狼群

师陀全集 7



刘增杰
编校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师陀全集

师陀全集

·7·

第四卷 戏剧 电影剧本

大马戏团

夜店

伐竹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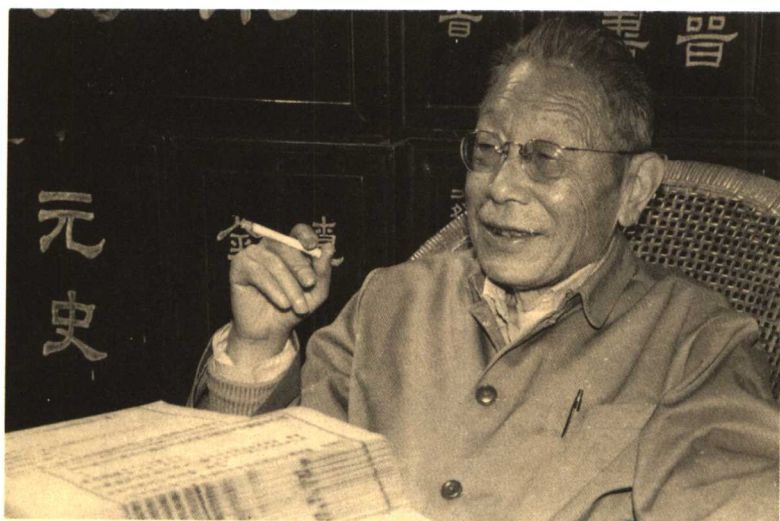
西门豹

列御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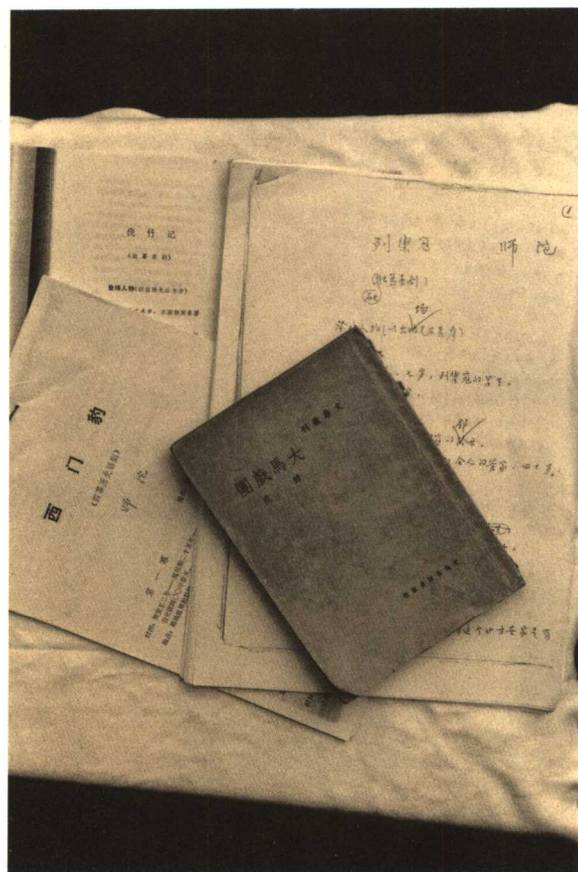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无情

洋场狼群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

33. 师陀在阅读



34. 师陀部分剧作

三五五三二七
七六五四三電話

二三六七四
元元元元半價午

演獻夜日天今

- 淚雄英湖江 •
- 心女兒粉脂 •

名忠節四點熱
觀者各大位便

大馬戲團

連日座無隙地 滿院掌聲不絕

觀衆勢如潮湧！

劇團 師陀

主演 佐臨

樂隊 鵬章

容陣之想理最

伏虎大王 計都丙甲	謝若郎 龍蛟陸	卓銀水小 雙喜雲家	建小寧 兒同就寶
白曹江王	羅路林石	郭張史張	高島
金			
文怡山	麟安興	輝利非	原代子幼

● 兼作發聲鼓管戲上 ●

海上藝術劇團榮譽獻



36. 河南大学大礼堂讲学留影

目 录

图片(4 帧)

大马戏团(四幕话剧)..... (1)

夜店(四幕话剧)..... (117)

 赘言..... (119)

伐竹记(独幕历史喜剧)..... (227)

 校录后记..... (264)

西门豹(四幕历史话剧)..... (267)

 后记..... (337)

列御寇(独幕历史喜剧,未刊稿)..... (343)

历史无情(电影剧本,未刊稿)..... (369)

洋场狼群(电影剧本,未刊手稿)..... (523)

大马戏团

《大马戏团》为四幕话剧,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8集之一,1948年6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,署名师陀。

人 物

达 子——五十多岁，马戏团团员。

翠 宝——十八岁，跑马走索的。

小 铤——二十四岁，跑马的。

回 回——三十岁，团员。

水蜜桃——二十七岁，女团员。回回的老婆。

银妞儿——十岁，学艺的小女孩。

马腾蛟——三十五岁，马戏团主任。

慕容天锡——五十岁，翠宝之父。

盖三省——通称盖三爷。三十岁、玩老虎的。马腾蛟之妻。

黄大少爷——二十六七岁，世家子。

其他

地 点

内地一个水陆码头，临河，临火车站；骨子是旧的，因为商业关系，表面力趋文明。

第一幕

马戏团下处的一间屋子。原是什么土货庄的敞棚，盖的又大又马糊[虎]，支柱梁架全无掩饰地露在外面。有门通旁边空地——即现在的马戏场；前面用箱子、木板、棚布遮起，以蔽风寒，留下走道通里头院子。戏箱用具放在这里，卖艺的更衣扎绑在这里，从场子上下来，休息喝茶也在这里。因此满屋子只见枪刀、戏装、桌子、椅子、柜子、千斤锁、脚踏车（独轮的，）五光十色，不让旧戏班后台。有几个下级团员，夜间更在这里睡觉，便七拼八凑，拿箱子、桌子当床。箱子白天还可以坐——坐上去方便，人也尽可能为方便摆。墙上挂着个老胡琴——俗称唿嚯。

幕开时是上午。马戏场上在练戏，马蹄声，鞭子声，鸾铃声，打外面送进来。达子方在更衣，穿好上将制服，去找束腰带。马蹄声停止，小铄和翠宝进来，满脸是汗。

翠宝中等身材，瓜子脸，长眉大眼，扎两条辫子，相当丰满。一身翠蓝缎子短打，表明有人捧她，自备得起服装。她的身世是个谜。能说明这谜的，只有她父亲慕容天锡。有时她恍惚记得并非风尘中人；原来有家，家在什么地方的山里。可是这些印象早被重叠的码头生活冲淡了，父亲把她当摇钱树，一味地纵容她：可是出了某种范围，又对她软硬兼施。直把她磨得颠三倒四，伏伏贴贴。如此她活到十八岁，江湖流落，教她认识人世的艰苦，仿佛多活十年；而高兴起来，又往往单纯如被糖甜坏的孩子。性子执拗，可算

不上坚定。惟一清醒的是她的天良。有许多苦命女子，她们看不见希望，便本着佛家的仁慈，为自己的未来或来生修福，但愿别人有好结果。她就是这种人。

翠 宝（现在她正在兴头上，不免笑逐言[颜]开）假使我死咗，小铤，我可不脱生马；就是脱生马，也不卖给咱们马戏班。一个晌午，就没见你停过点。（忽然看见有人）老达！你今个练玩艺？

〔达子在这群被人贱视的可怜虫中，他才真算得上可怜虫。可是三十年前，他也是江湖好汉。不幸纠缠在一场爱情里头，他被摔伤腿，成了瘸子。多亏马老板——现在马主任的父亲，那时讲义气，把他收留下来。于是年复一年，马老板死了，朝代换了；马老板的儿子更改了称呼，在名义上自称“主任”。他无声无臭[息]地活着，见天打打杂，把脸剃光，间或凑个节目，无非混口闲饭。地位等于零，平常既无所谓高兴，连话也难得讲。其实压根就没人注意他，谁也不问他的意见，更无须讲。但在无言中，他却真爱这个班子，关心后辈同行。这时他穿着上将制服，正在那里东翻西找。而那制服加在他身上，教你感到滑稽，人这个字简直给侮辱干净了。〕

达 子（忧虑地望望两个年青人，慢吞吞的）练。不练怎么行！

〔他们另外有个自己的世界。〕

翠 宝（接着向小铤）我眼睁睁瞧着你，你只管不停点地打它。我瞧你能打死它不能？

〔小铤这人高个，宽肩，排扣黑布紧身，红绦束腰，被晒黑的圆脸，浓眉、细眼、雀斑，胡碴子，他说不上漂亮，如果认为有漂亮之处，那就是他的精壮。因为精于马术，他未免骄傲，同时可以看出他朴野，又随时流露江湖人的豪迈。其实他决不豪迈，甚至还多少有点自私——年青教他自顾生活，往往忽略别人。可是也就为年青，他下意识倾向善。他没有自动犯过罪，当然疾恶如仇，以正直自居。假使因为年轻无知，偶然做下不能告人的坏事，良心可要折磨他了。他既没有勇气担当一切错误，也不肯马虎迁延，剩下的不用问，是逃避或毁灭。要了解何以至此，应该追溯他的过去。远在

他懂事以前，双亲遭了谨年，带着他逃荒在外。有一天他爹病了，他妈穷困潦倒，便把他卖给马戏班。他不知道爹妈姓甚名谁，以后又如何下场。马老板教他一身本事，自然也给他留下一身伤疤。现在他成了自由之身。人家说囚犯顶了解自由，那么一个无依无亲的人，自然同样需要温暖。现在就为构成这温暖的美满将来，他摒除一切，满腹心思，热成着了毛的狮子。

小 铤 我没想到。（拿起热水瓶倒上两杯开水，一杯递过去）

翠 宝 （尝尝，又还给他）这水太热。（于是打肋[腋]窝里抽出黄菱汗巾，摇着）想不到你心肠恁么狠。马虽然不会说话，它也一样胎里生胎里养，灵醒[性]着哪。

小 铤 （别有所思）哦。

翠 宝 （转向另一个人，远远的）老达你找什么啦？

达 子 找束腰带。

翠 宝 就是你这套邪气衣裳上的？

达 子 对啦。你瞧见过吗，小铤？

小 铤 我？没瞧见。

达 子 你呢，翠宝？

翠 宝 我也没瞧见。（忽然想起来，一摔汗巾笑了）哈，我爸爸！前天我们爷俩闲聊，他老人家才是个怪物。你们就别想猜得出，他怎么讲马主任来着。

小 铤 噢！

翠 宝 他说呀：你们这个主任，什么马主任？猪主任！羊主任！我跟他父亲是老相好，讲这个话不算过分：凭他那块料子，还一脑门子的想发财——他能发财，普天下像我这样的人，筋还不给饿断哪！？

达 子 （远远的表示了意见）你爸爸是个忙人，翠宝，无事忙，有事也忙。近来他老钉[盯]着姓黄的，好像又看上那位大少爷啦。

翠 宝 （为父亲掩饰）人家向来爱拉拢人，天生的是这个脾气么。

达 子 （不以为然，而又涵蓄地）脾气！哼，他的脾气可多啦！（言不

尽意,接着大声——)回回!回回!……乱七八糟!……(叹口气,向里面院子走去)

[静会。

小 铨 (酝酿着,终于鼓起勇气)翠宝,你爸爸提起姓黄的,不论对谁,老是大少爷长,大少爷短。你就真信得过,他没打算盘?

翠 宝 (只得就自己所知地承认)爸爸也是个可怜人,小铨。你总想不到,他东也给人家打躬,西也向人家作揖,这全为的我们穷啊!

小 铨 (冷笑一声)哼!不错,我们是穷,我们是没有钱!(热情起来,声音越提越高,终至忘记了自己——)我是个穷卖艺的,直到现在,不知道爹妈是谁。我只记得我在一座桥上,一个男人病啦,躺在地上,一个女人在旁边哭。这就是我的爹妈。他们把我撂在那儿,我饿得直号,可是人家来来往往,谁也不理会我们。后来有个老头,给我买个烧饼,我就算卖给了他。这老头就是马主任的爹。那你替我想想,翠宝,我这一辈子,你还知道你是山东人,可是谁知道我是哪儿生的?我的爹妈现在何方何处?他们死了还是活着?

翠 宝 (截住他)小铨,你这是又干么啦!?

小 铨 干么啦!(清醒过来,可是爆发了)我腻透了那个姓黄的,你知道不?他见天来,两只狗眼老钉[盯]着你,就像你是块肥肉。我受不了,你知道不?

翠 宝 (现成的)我挡得住他?你受不了,去找他去!

小 铨 (充耳不闻,继续讲下去)他有几个脏钱——他爷爷做过官,给刮来份家业,现在他要照数送出去,送给你爸爸慕容天锡!你当你爸爸是个好人,他可在背后扎下网,等那个愿小子投进来,把你买去,等发疯啦!

翠 宝 (觉得受了侮辱)你骂够没有?我们是生成的贱人,等着教人家买的!这是你送的戒指,给你拿去!

[他出了冷汗,赶紧捉住她的小手,不让抹下来。

- 小 铨 (拙笨地)人家又送你好的啦?
- 翠 宝 (负气)好的多着呢!要你管哪!?
- 小 铨 (自知错了,只有苦笑)翠宝!我,我……多少天来,你就不知道,我心里这个苦呀!……
- 翠 宝 (淤积犹存)我才甜啦!
- 小 铨 我知道,你许兴[兴许]更苦。
- 翠 宝 所以我常常想:哪怕穷也罢,苦也罢,我多管才能站得住脚,不跑码头啊?
- 小 铨 (正合拍)我也常常想:愿天爷帮个忙。教我走开,吃卖艺饭的气,真受够咯。(趁势引进,亲密地)翠宝,从前你讲过你山东的老家,还有山,你记得吗?
- 翠 宝 我记得。(想起来,小脸发了光)那么大的山,山上还有云彩。可是(又只得付之一叹)那远的很哪!
- 小 铨 还有小麦,还有桃花。你也记得吗?
- 翠 宝 也记得,也记得。桃树长在水边上。可是爸爸说,那是我做梦啊!
- 小 铨 (回到现实)翠宝,你刚才骂我打那匹马,你知道我那会怎么想吗?
- 翠 宝 (疑问地望着他)怎么想?
- 小 铨 我那会想:我要带你到山东去,把你送回老家,教你看看那边的大山,山上的云彩,还有水边上的桃花。
- 翠 宝 你上哪儿去找去?爸爸不肯告诉我实话,山东地面可大啦?
- 小 铨 我那会又觉得,仿佛我正带着你离开这个吃人地方,心想越快越好,越远越好,倒忘了是教你马术。
- 翠 宝 你想的太远啦,小铨。现在谈这个干什么?咱们就这么着呆下去,天天见面,还不成吗?
- 小 铨 可是你刚才还讲,不要跑码头了哎?
- 翠 宝 (摇摇头)我那是说着玩的。有时候因为看人家大爷的脸子我气不过,可也真想踢开这行饭来着。可是当真教我丢下这

些个朋友，我倒是又舍不得。你想他们待人全那么好，咱们上哪儿找啊。

〔这场面给打断了。

〔又一位上将打马戏场进来。然而制服整齐，帽子上高竖白尾冠缨，比达子年轻得多。他约摸三十岁，和达子相反、是个单纯快活人，爱讲话，爱开玩笑，略带几分油滑。

小 铤 （分明对来人不欢迎，有意让他走开）回回，老达正找你啦。

回 回 （白白眼睛，心里有数）他找我干么？

翠 宝 敢情是寻束腰带。

回 回 寻束腰带找我——我可不是束腰带呀。

小 铤 他的束腰带丢啦，你去帮他找找也行。

回 回 （幸灾乐祸）我呀！朋友，才不管呐！他那个岁数。还丢束腰带，这一下子，乐子可就大喽！

翠 宝 你瞧你，人家急得冒火，你倒来闹着玩儿。待会马主任不骂你，才怪。

回 回 你少担心，翠姑娘。束腰带就是丢在人家床上，随老达自己找去，马主任骂不到我头上来。（终于得了机会）倒是说来着，翠姑娘，我瞧你还是留神自己罢。昨天我凑巧看见你爸爸，那才叫有趣。

翠 宝 你在哪儿看见他？

回 回 那有说的？当然是戏园里啦！你别瞧他人老，心可不老。他教个小娘儿们给迷上，你没瞧见，还直这样（右手在眼睛上搭凉棚）朝人家看呢。

翠 宝 （不信，又实在关心）瞎诌！他一个人？

回 回 可一点不哄你，翠姑娘。我还有现成的证人，不信你问问黄大少爷，他跟他那帮子张龙、李虎全在场。（说顺了嘴）哈！提起你的老捧场黄大少爷，他才是个大傻蛋！别瞧那帮子痞子地头蛇，老盯在他屁股后头，给他好听的，把他捧上天，背后头可又坑他骗他。他们不但吃他的，喝他的，穿他的，连窑子里